

让我们真正接受共产主义理论遗产的更高形式——毛主义

这篇声明是临时委员会代表团在 2010 年 1 月 30 日至 31 日于巴黎召开的会议上由毛主义共产党-意大利（无产阶级共产党人），法国毛主义共产党，土耳其/北库尔德斯坦毛主义共产党联合发表

危机来临了。数以百万计的无产者被解雇，或者沦为了经济活动的边缘群体，被迫通过社会低保、援助、以及抱怨和各种各样的权宜之计来维生。骚乱与动荡随处都在爆发。情况变得对革命更加有利了。现在似乎在每个国家建立一个以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变得至关重要了。这是正确的吗？正确，但也不完全正确。

一些人认为在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现阶段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因为这危机，因为群众，尤其是现在工人阶级每况愈下的生活状况，因此而得出了这将使得社会主义革命爆发这一结论，这些人是误入歧途的。这些持有这种想法的政党哪怕他们自称是毛主义者并真诚地相信自己就是毛主义者，他们也不会去发动革命。因为社会主义革命不会爆发就像之前没爆发过一样。

不管怎样，在帝国主义国家：在意大利，在法国，在德国，在英国，在美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有可能的吗？这在今天是可能的，在上个世纪，在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浪潮中也是有可能的。尽管如此，现在在毛主义者中也有人说，要在帝国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首先要在被压迫国家大规模地发展新民主主义的反帝国主义革命。这种论点是错误的。这是历史的决定论概念的产物，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拙劣模仿。列宁和斯大林都说对了，他们在上世纪早期都宣布在帝国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可能的，并且准确地批评了社会民主党，因为这些人不仅不愿去做，还说这是不可能的。实际上，群众运动如果不能由一个有能力领导它的共产党领导，是不可能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只有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成一个革命党才能使社会主义革命成为可能。

既然在帝国主义国家进行革命是有可能的；那么，为什么共产党不能在自己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呢？今天没有一个能根据自身经验正确地、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的政党，没人知道如何设法去做到过去共产党人没成功的事：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即使他们自称也自认为是毛主义者，他们也是不会成功的。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不仅是，甚至不主要是是否有意愿或献身精神的问题。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其他欧洲国家最早成立的一批共产党领导了反对法西斯主义和纳粹的英勇斗争，他们进行了抵抗运动，但后来却没能开展社会主义革命。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他们之所以没有做到，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斗争环境没有足够的了解，也没有夺取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的预想战略。他们不知道如何在帝国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毛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理论工具，使我们能够在更高层次上了解我们所处的形势，并确定我们将遵循的战略，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高的认识与行动的方针。在我们之前的光荣而英勇的共产党没有这个（毛主义），自身也没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一步发展，所以他们没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那么毛主义对共产主义思想的主要贡献又是什么呢？

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处于危机之中，群众处于不利境地而爆发的，实质上，共产党只有做好抓住这个机会的准备才能使之爆发。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革命人民战争，是党一步步组织起来的，是在阶级斗争的每一条战线上集结力量，以不断扩大的规模进行的，它对阶级斗争的千丝万缕、千头万绪和过往的一切经验都进行了识别、组织、指导和结合。它们以开放的形式自行发展，有时甚至相互抵消：党把他们结合起来，使它们相互加强，产生更高层次的冲突，直至形成不可战胜的力量，使资产阶级和神职人员的生活无法继续下去。如果党不以这种方式组织和进行阶级斗争，那么无论资本主义的危机有多严重，都不会有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就会找到延缓危机的出路。

有些同志说我们今天生活的意大利实行的制度是**现代法西斯**，尽管这些同志自称、也自认为是毛主义者，但是他们不明白，资产阶级和神职人员中最反动、最无法无天的集团正企图通过蛊惑群众，让一部分群众站到其他群众的另一边去，并领导他们去侵略其他国家。他们不明白共产党必须要在自己的领导下进行对群众的革命动员。他们甚至更不知道该怎么去做。他们没有看到正在进行的革命宣传与反动宣传之间的斗争。这些同志宣称这么一场刚刚打响的战争已经失败了。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资产阶级和神职人员中最反动和最无法无天的集团已经赢得胜利并建立了现代法西斯制度。他们并非偶然地借用了资产阶级左派（Asor Rosa & Co.）关于现代法西斯政权的这一论断，这种实际上已经彻底输了的论断，这种已经被排除在人民群众运动的方向之外的论断。他们不明白他们必须领导这场进行中的阶级斗争，当然，他们也没有试着去领导它，更不用说让他们有效地领导这运动了。

这些人说我们是议会斗争派，因为我们在选举中，甚至在官方的机构中，凡是能够进行斗争的地方，都在同资产阶级竞争。他们说我们是入乡随俗者，因为我们还在资产阶级议会里和资产阶级作斗争。我们只需要他们说我们是警察，因为我们在广场和街道以及警察中推动斗争。我们是地方法官，因为我们推动法院和地方法官之间的斗争；我们是狱卒，因为我们也推动了监狱和狱卒之间的斗争。诸如此类，因为我们实际上在任何可以了解并推动群众与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或统治阶级内部之间的矛盾的地方都促进了斗争。

那些说当前危机是**周期性危机**的同志，即使他们自称、也自认为是毛主义者，也没有超过共产国际各党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水平——不足以进行革命的水平。这些党也在不断地讨论周期性危机，并一再被这些事所困扰。从本质上讲，周期性危机是这样一种危机，在这种危机中，企业的崩溃为企业自身的恢复创造了道路。当局也能够通过社会保障来减轻企业垮台对民众的影响，而改良主义者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现实竞争者（“改良主义者是我们最大的敌人”这种论断就是以此为依据，而如果我们路线正确，我们实际上可以将他们变成革命的辅助力量）。但我们不会经历这样一场周期性危机：我们正处于资本主义第二次大危机的末期，资本生产的绝对过剩。

这些相信自己是毛主义者的同志问：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在我国的持久革命人民战争是什么？除开一般特征，持久革命人民战争在各国都有其特点和独特的规律。为了成功地领导这场战争，每个共产党都必须发现并利用这些特点。我们必须去实践，尝试，证实，并在必要时纠正和改进，必须了解每个国家的国情。意大利是教皇共和国。（新）意大利共产党在其宣言中指出了这个犯罪组织的政治角色。



同志们，我们必须建立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结束**教条主义**，它导致我们总在重复一些空洞的甚至是美丽而响亮的口号，但那都是空洞的。在每个国家中，我们都必须了解我们所处国家的具体情况，正在发生的危机的性质、政治冲突的性质，在我们的国家和国际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阶级斗争的条件、形式和结果，从中划清界限，并加以证实，把它付诸实践。正如革命国际主义运动在 1998 年的时候以及 1984 年创立宣言时所做的那样，仅仅用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一词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词是不够的。这个词已经改了，但是本质没变：毛泽东对共产主义思想的主要贡献是什么？如果我们继续走老路，光装扮成毛主义者是不够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终止**经济主义**，它总是把经济需求作为动员和组织工人与其他群众的主要问题，忽视或把共产主义学说、共产主义世界观、政治斗争、地下党、党的公共工作、群众组织、新政权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建立放在第二位。一个不是从秘密中开始建设的共产党，一个不能把内战看作是革命人民战争的第二阶段的共产党，是无法在今天完成任务的，即使是明天也不能完成。如果我们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危机的最后阶段就越来越难以保卫甚至更难以改善文明和福利。仅关注于眼前和实际的需求，对群众的反动动员就占了上风。资产阶级和神职人员中最反动的集团，可以给一部分群众一些好处，煽动他们对抗其他群众和其他国家，就像德国的希特勒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一样。如果我们不让群众参与建立社会主义的斗争，反动的宣传就清除了提出单纯主张的组织：人民群众从资产阶级左翼，从这些主张组织转到北部联盟（Northern League）、种族主义、法西斯和犯罪组织。罗萨尔诺事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今天的金属工人同时属于 FIOM（意大利金属工联合会，CGIL 的左翼，意大利最大的工会，译者注）和北部联盟（贝卢斯科尼政府中的种族主义党，译者注）。如果我们共产党敏锐地发展革命人民战争，创造建立人民联盟政府（People's Bloc Government）的条件，然后用群众路线和杠杆方法使金属工人左转。否则他会向右转。

在我们国家建立真正的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政党意味着将对所有这些问题做出明确的回答和基于经验的公正评价。毛主义本身也教会我们如何充分理解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史。今天，我们可以从它们光荣的经验中汲取巨大的教训，尽管它们在长期的衰落中不幸地结束，直到他们解体或变色。但事实上，它们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和当前野蛮的唯一替代。

以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第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为榜样，用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武装我们，我们可以在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进行革命，领导持久革命人民战争。

**同志们，让我们鼓起勇气前进吧！
我们必胜！未来属于我们！毛主义万岁！**